

被马云奖励的巡护员与一万多亩山林“厮守”38年

记者跟他巡山一天,看见了他保护的“鸟中大熊猫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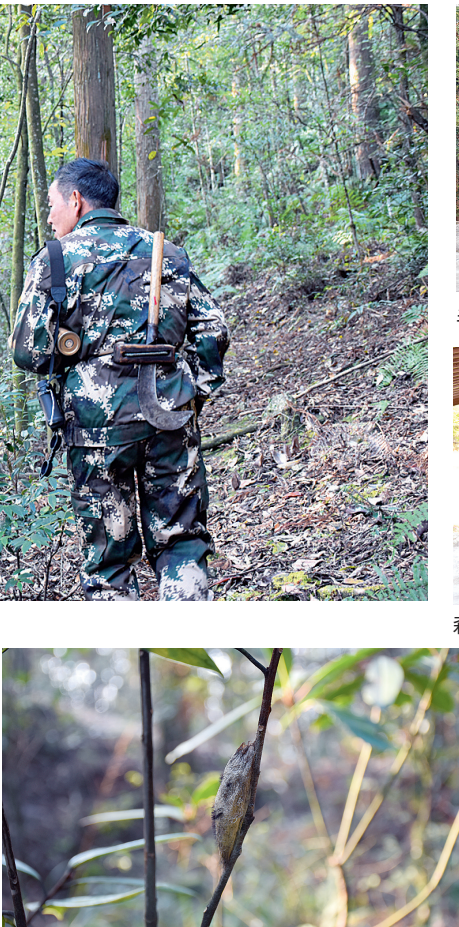
(上接1版)

沿着金芳线的大路走出去约300米,老何便指引着记者拐上了一条山路。虽说是“路”,却看不出多少路的样子,每一脚全都踩在落叶上。一路上,树、草、藤都纠缠在一起,有些地方窄得只够一人通行。老何时不时抽出身后的草刀砍断“拦路虎”,继续踩着落叶走。

“乌岩岭属于常绿阔叶林,生长的都是些枫香、红楠、深山含笑等,到了秋天,落叶就比较多。”老何说,“过去常有从景区野路闯进保护区的登山爱好者,我都及时制止,万一他们带来火星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森林最怕火灾,每穿过一段林区,就会看见一条坡度约45度的防火线。“防火线就是为了阻止山火的蔓延,就像是‘楚河汉界’。”定期打扫防火线是老何的工作之一,他很仔细地除去防火线上那些被风吹过来的杂草。

除了防人防火,还要防虫。老何举着望远镜,望向远处的树木,待走近了,他撒



发现柳杉毛虫的卵

过一束枝丫,指着上面有些鼓起的囊状物对一脸懵的记者说:“看,这就是柳杉毛虫的卵,需要及时剔除,否则长成一窝蜂出来上百只,对草木破坏很大。”

正说着,老何却突然停下了,指了指前方,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对记者说:“黄腹角雉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是一只黑顶红冠腹部黄色的鸟。看到黄腹角雉没入山林,老何才直了身子,用巡逻机记录下“黄腹角雉1只”。



半山腰的住处



森林防火很重要



发现柳杉毛虫的卵

黄腹角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被誉为“鸟中大熊猫”,非常稀少,而老何守护的这片大山正是野生黄腹角雉种群密度最高的地区。

“这种鸟自己不会做巢,只能借别的鸟类的窝进行孵化,加上天敌很多,所以数量一直很少。”这些年来,老何和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保护人员一起不断探索:用塑料和铁皮包住树干,避免蛇吃掉黄腹角雉的蛋;种植黄腹角雉喜欢吃的交

让木;喂食西红柿、玉米等。在他们的努力下,人工繁育的黄腹角雉数量逐渐增加,2017年繁育成功9只,2018年繁育成功17只,今年到目前已繁育成功25只。

像树一样扎根

记者跟着老何下山,还没回到山腰的住处呢,便听到远远的狗吠声。这是条瞎了一只眼的黑狗,老何已经养了13年。看到老何,它摇摇尾巴停止了叫唤。“山上只有我们夫妻俩,平时怪冷清的,养条狗做个伴。”除了这条黑狗,几年前老何还养了6条金鱼,如今只剩下了2条。

刚到上芳岭的时候,没有电话,没有电视机,“傍晚5点多吃完晚饭就睡觉了。”老何说,说是晚饭,其实只有青菜白饭,“因为没有别的菜吃,也没有现在的公路,下山一趟要1个多钟头,买菜不方便。”除了隔几个月下山买日用品和大米外,何振洪夫妻俩都待在山上。

到了晚上,山上天黑得早,整座山林就何振洪住处的一盏灯亮着。何振洪独自坐在房间里时,静得只有时钟摆动的声音和鱼缸里的水声。

好在这几年山上通了信号,也有了网络,老何巡完山后总要刷上一会手机才会去睡觉,“在山里感觉和外面隔绝了,只有通过手机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。”

“很多人都耐不住巡护员的生活。”老何也曾选择放弃,下山去温州瓯海汽车站边上开了一个便利店,做过1个多月生意。可是,正逢6月,陈福娇常常头晕恶心,医生说,这是水土不服。想来想去,老何关了店面,带着妻子重新回到了山上,“好像离不开这山似的”。

如今,老何早已过了退休年龄,他看着眼前的树,对记者说:“我就想和我种的树一样,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山林里。”

“不学未来成文盲”,一年学费一两万元……

谁是少儿编程热的幕后推手?

新华社 张超 庞元元

“未来的文盲,就是现在不懂编程的小孩”“不会写代码就丧失了网络生存能力”……近来,大量引发家长焦虑感的少儿编程广告,充斥于自媒体和公共场所。记者调查发现,继奥数、英语之后,少儿编程成为最新教育培训热点。少儿编程如此火爆,谁是幕后推手? 家长是否应该让孩子学编程?

势头迅猛:家长跟风、资本跟进

据了解,少儿编程课程分为两类,一类是面向6岁以下孩子的简单机器人拼搭式教育;一类面向6岁以上小学阶段的儿童,以图形化、模块化的编程语言在编程软件里创作情景动画。

少儿编程课花费不菲。记者调研市场发现,以7岁孩子每周上1节课为例,线下课程一般一年1万到2万元,线上课程一年多在5000元左右。

北京的罗女士在开学季给孩子报了机器人培训班。“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,班上很多同学都在学机器人,我们不想输在起跑线上。”罗女士说,“现在的小孩子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,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,让他们从小接触编程应该有必要。”

记者近日在天眼查上检索显示,360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含有“少儿编程”,其中,在一年内注册的公司有190余家。某投行教育行业分析师孙瑞桃说,目

前超过60家少儿编程培训企业公开融资,编程猫、核桃编程、西瓜创客等在近两年均宣布亿元新融资,以高瓴资本、红杉资本和北极光创投等为代表的知名风险投资机构,以及好未来、新东方等上市教育企业都已“入场”。

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北京橙旭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说,我国少儿编程今年的市场规模大约有50亿元,未来两三年内预计还将有3到4倍增长。

火热背后: 政策导向、资本驱动、机构贩卖焦虑

少儿编程培训为何如此火爆? 首先是政策鼓励。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文继荣认为,人工智能教育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、让青少年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战略需要。 2017年7月国务院颁布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,规划明确提出“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,逐步推广编程教育,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、游戏的开发和推广。”

目前,北京、重庆、广州等地教育部门都出台了人工智能课程逐步进校园的规划。浙江省从2017年开始,包括编程的信息技术已经纳入高考选考科目。在政策鼓励下,资本纷纷进入少儿编程培训市场。 不容否认的是,一些机构刻意“制造焦虑”对少儿编程热推波助澜。一位南京少

儿编程创业者说,有的公司员工冒充家长在家长论坛、家长微信群和自媒体里发表一些制造焦虑的言论,然后以“免费体验”的形式吸引消费者。

“各个机构都拼命向家长传递政策鼓励、大家都在学等信息,却不会详细讲解编程到底如何能够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。”贝尔编程CEO林钊仕说,近两年,少儿编程培训行业每年投入的营销费用据估计超过10亿元,一些机构通过“制造焦虑”来刺激家长付费。

此外,培训机构的市场火热,也与学校相关教育跟不上有关。“编程和人工智能教育对学校的师资、教程和硬件条件都有很高要求,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具备条件,很难马上纳入必修课。培训机构满足了部分市场需求。”文继荣说。

学编程并非越小越好 课程标准及评价体系尚不完善

人工智能编程技术的学习有明显低龄化趋势,中学开始学,甚至小学也开始学。是不是越早学习越好?“要辩证看这个问题。”文继荣说,让孩子早接触到人工智能,对成长有帮助。然而,人工智能背后有数学、统计、脑科学等多方面知识,中小学生学习理解起来有些困难。家长在这个阶段应以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。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崔聪聪认为,学编程并非年纪

越小越好。儿童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弥足珍贵,有些编程培训班,教育方式不得当,可能会让孩子形成机械的思维模式,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未必是好事。

虽然资本一拥而上,但业内人士认为,除了备受诟病的过度宣传,少儿编程培训行业还存在其他不少问题。

目前,少儿编程培训行业创业的门槛较低。天眼查显示,从事少儿编程培训的190余家公司是在一年内注册的,其中127家的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,且部分公司的资本金并未实缴。

更重要的是,少儿编程的课程标准及评价体系尚不完善,培训质量参差不齐。记者查询少儿编程教程,在电商网站超过200册。陈斌说,现在没有国家教育部门推荐的少儿编程教材,一些机构的教材其实是东拼西凑的,教师水平也参差不齐。

由于是新学科,家长对市场的甄别能力也很有限。陪5岁儿子上6节编程培训课的刘先生,面对培训机构花样繁多的宣传,确实有点“选择障碍”,“对于课程设置、教学目标、学习方法我心里也没底,摸着石头过河吧。”

“青少年到底需要怎样的人工智能培养体系、课程体系和知识体系,如何做好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知识衔接,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、尝试。”文继荣说,现在处于自由竞争阶段,未来教育部门应发挥引导作用,聚合各方智慧,并加快建立课程标准,提高教学水平。